

百姓写手

以文会友
YI WEN HUI YOU

QQ群:47148867

五味人生

市井写真

爱不会丢失

□崔泽红

母亲节那天,我跨进家门便想试试女儿给我买的裙子,可翻遍提包都没找到。我忽然想起,刚才在门口买菜时,把裙子放在了卖菜车上,我夺门而出。

可哪里还有卖菜车的踪影。这是女儿的一片心意呀,我默默地转身回家,一路上低着头,没心情和邻居搭话。

那天,女儿是专门从外地赶回来的,说要为我买一条裙子。好意难却,我和女儿转了好几家商场,一直没有见到中意的裙子。女儿便打电话约来了几个同学当参谋,经过试衣、讨论,女儿把一条漂亮的裙子交给了我。我把这条裙子紧紧地抱在怀里,犹如抱着女儿一般。

裙子丢了,晚上我也没心思吃饭。“丢了就算了,再买一条新的。”老公不以为然地说。“你懂个啥?知道吗?我丢的是女儿的爱!”我满眼噙泪。

嘭嘭嘭,一阵敲门声响起。“我终于找到你了……”我定睛一看,是那个卖菜人。

“你的爱回来了吧?”老公兴奋地说。



樱桃红了

□张晓辉

前几年,亲戚家盖房子,嫌院中的一棵樱桃树碍事,准备砍掉。正巧母亲在场,很舍不得,就把它移到了我家前院的空地上。

一年又一年,这棵树无声无息,长出了一片片绿叶,就是不结果。看到街上一筐筐一篮篮又大又圆的红樱桃,我对母亲说:“妈,我看这棵樱桃树是不会结果子了,干脆砍掉算了!”

母亲笑吟吟地说:“樱桃好吃树难栽,想吃樱桃慢慢来。你急什么!樱桃结果是很慢的,得耐住性子等!”

就这样,这棵樱桃树依旧不紧不慢地长,挑战着我们的耐心和好奇。母亲也依旧在干完农活和家务后,不忘给樱桃树施肥、松土、浇水、喷药、捉虫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

终于有一天,樱桃树枝头开满了雪白的花朵,那么美丽,那么生机勃勃。又过了一些时日,枝头竟缀上了一颗颗发青的小果子,它们渐渐红润、变大,如一串串精美的风铃,又如一盏盏点亮的灯笼,迎接着我们惊喜的目光。

樱桃越来越红,越来越大,我们仿佛

绘图
仁伟

看到了累累硕果,没承想这红红火火的景象竟引来了一群淘气的麻雀,三下五除二,把树上圆溜溜的红樱桃啄得没一个囫圇的。我气得直骂麻雀,又寻来一把锯要锯掉这棵树,母亲赶紧拦住我:“你干啥?樱桃让麻雀吃了,明年还会结嘛!”

第二年,枝繁叶茂的樱桃树上结的果子更稠密了,这次母亲看得可紧了,麻雀一来,她就拿竹竿轰,还在树枝之间扎了一个稻草人。这法子还挺有效,到了采摘时节,我家第一次收获了满满一箩筐红艳艳的樱桃,给这家送一筐,给那家送一捧,余下的自家品尝。

我看到树顶还有不少红樱桃,就要拿竹竿去敲,母亲却说:“剩下的就留给麻雀们吧!它们可怜巴巴地瞅着,恐怕急得肚里都要生馋虫啦!”

我乐呵呵地答应了,随即抓了几颗鲜红的樱桃丢进嘴里,味道好极了!

会云功

□孙春玲

平时,我常常和同事开玩笑:“生气时好像头顶飘来了一片云,云来是一道风景,云去是蔚蓝的天空。”

那天,因一件小事,我坐在办公室里正郁闷。李老师走过来:“孙老师,走,打乒乓球去吧?”“没看见我头顶正在飘云吗?等一会儿。”我随口回答。

我刚说完,就听到楼下有人大声喊:“叫孙老师!叫孙老师!”我正要起身,李老师已接话:“孙老师头顶正在飘云呢,等一会儿。”

这时,我听到有人一边上楼一边说:“也没有见她练过啥功啊?还头顶飘云呢!”我一听,是隔壁大妈的声音,赶紧出来问:“大妈!啥事?”大妈瞪眼看着我,愣了一会儿才说:“你家院里一直在哗哗流水,敲门没人应。”我这才恍然想起,早上我洗手时没水,就忘记关龙头了。我飞也似的下楼向家跑去,只听大妈在后面说:“怪不得会云功呢!跑得可真快。”

你说我说

痒与酒窝

□张旭琳

一日,我和母亲说笑,姐在一旁逗趣:“看我妹,笑起来还有一个酒窝呢!”我趁势对母亲撒娇:“我怎么不是两个酒窝呢?”母亲说:“你那哪儿是酒窝啊?你小时候淘气,被蚊子叮了一个包,你觉得痒,使劲抓挠,皮肤感染了,好了以后就留下了一个很小的‘坑’,还好,笑起来像酒窝!”我在想,如果是叮在脸上其他部位,留下疤痕,岂不是会影响容貌?

我曾以为,只有遭受病痛和伤害,才会留下疤痕,没承想,痒也会给肌肤造成伤害。那么,倘若心里痒又忍不住,岂不是酿成大错?

在生活中,有的人看到别人的财物,心里痒痒,忍不住了,就伸出罪恶之手,占为己有;有的人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,便生出嫉妒和怨恨,以极端的行径让自己走进了牢狱的大门。

所以说,痒是一种伤,一种病,不仅体现在外表,也反映了我们的内心。我们要忍住自己皮肤上的痒,更要控制好自己内心的痒,表里如一,人生才会光明磊落、熠熠生辉!

啼笑皆非

狗死了

□魏贵通

丈夫在电脑前全神贯注地玩儿游戏,妻子不停地催他去农贸市场买鱼。丈夫极不情愿地买了鱼回来,妻子一闻,勃然大怒,说鱼变质了,不能吃。

丈夫说:“先给咱家小狗吃点儿,看有没有事儿。”狗吃了以后没事儿,摇头摆尾地跑出去了。夫妻俩一看没事儿,把剩下的鱼全炖了。吃完后,丈夫出去转了一圈儿,回来后吃惊地对妻子说:“小狗死了。妻子吓坏了,急忙弄来一大碗肥皂水,大口大口地喝下去,然后吐得死去活来。妻子等缓过劲儿来,问丈夫:“狗死得惨吗?”丈夫说:“狗死得很惨,头被汽车压扁了!”

流光碎影

那些年种的菜

□张亚玲

我常想起小时候帮父母种菜的事。父亲先在地里上足底肥。这些是从猪圈、牛圈里挖出来的,堆放在一起,沤了好长时间,拉到地里,父亲一锹锹地撒开。然后,他和母亲用锄头翻地,我跟在后面,把大土块敲碎。地整理完毕,他们用锄头划出一道道小沟,里面均匀地撒上种子。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是需要移栽的,一棵棵小苗被小心地栽下去。我也学着干活,母亲还夸我栽得整齐。

辛苦劳动后,菜地成了最诱人的场所。每天放学,我们都会跑到自家菜园里。黄瓜一根根或长或短,顶着黄花,带着小刺,翠绿可爱;西红柿有青青的,有青里透红的,还有羞红了脸藏在叶子后的,一个个圆溜溜的。随手摘一根黄瓜,咬上一口,清脆可口;摘一个西红柿,

把玩一番,轻轻咬破,吸出汁液,酸酸甜甜,真是美味。到了秋天,把萝卜从土里拔出来,擦掉泥,啃一口,脆生生的,爽口解渴。

西红柿吃不完时,母亲就把它们蒸熟,剥皮,切成小块,放进瓶子里,密封好,做西红柿酱。萝卜白菜窖在地里,成为漫长冬季必不可少的家常储备菜。

这些菜味道自然纯正,那时不知道“无公害蔬菜”这个名词,是它们在艰苦的岁月中养育了无数的生命。现在种菜的人少了,市场上的菜并没有减少,我们反而吃上了各种反季节蔬菜。

母亲说这些菜吃起来没滋味。于是,她不顾年迈,又在后院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。看着椒红菜绿,吃着脆脆的黄瓜,我品味到的是纯朴、原始的风味,是悠闲自在的情趣。

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

投稿邮箱:bxixieshou@163.com 联系电话:65233688